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七十三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下　宋　袁樞　撰

劉氏據廣州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二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為封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為清海軍節度使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玘據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偽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遂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衮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浛隱討斬之

五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充清海軍節度使代薛王知柔

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

二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

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於城南隱犇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天祐元年　初清海節度使徐彦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為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兼侍中仍以隱為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為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卒巖

襲位　夏四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為節度使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冬十二月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為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勲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犇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均王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節度使劉巖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巖逆婦于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已獨爲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由是貢使遂絕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

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王府　冬十月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　秋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鏐雖受命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宫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强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恱自是不復通中國　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宫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龑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沈鐵絙

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垣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為封州團練使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

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 廷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王龜圖為康王弘度為賓王弘熈為晉王弘昌為越王弘弼為齊王弘雅為韶王弘澤為鎮王弘操為萬王弘杲為循王弘暐為恩王弘邈為高王弘簡為同王弘建為益王弘濟為辯王弘道為貴王弘照為宜王弘政為通王弘益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秦王

潞王清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

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

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龑不利漢主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翺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丁丑高祖殂高祖為人辨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宫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

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秋八月漢葬天皇大帝於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内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

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延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

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詾詾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冬十月漢主命韶王弘雅致仕

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
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漢以户部侍郎
陳偓同平章事　夏六月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於
私第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於邕州
二年秋八月漢主殺韶王弘雅　九月漢主殺劉思
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延以左僕射王翻嘗與高祖謀
立弘昌出為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内外皆懼不自保

三年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内不自安秋九月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息王弘暐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宫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乾祐元年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冬十二月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

機軸自塹中穿穴通過穽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逃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黄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勲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

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為衛王璇興為桂王慶興為荆王保興為禎王崇興為梅王　南漢大赦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宫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

王弘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甘泉宫使林延遇陰險多計策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内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内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唐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歌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時世宗取淮南

五年秋八月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鋹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宫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冬十一月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於昭陵廟號中宗

六年冬十月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内侍

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劔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内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几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寃及其長也公為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允章

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横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圜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内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宫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宫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高氏據荆南

唐昭宗天復二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為宋州團練使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

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屢寇荆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為怯以頴川防禦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蜀朗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荆南留後高季昌為節度使荆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

皆為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戸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彦恭會楚兵攻江陵事見馬氏據湖南

二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　冬十月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

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荆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絶勍兖州人也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勃海王　九月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招

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

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名成先斬之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勍修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

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辨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十一月己未加高季興守中書令時高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猒季興忿之帝欲

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二年春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三年冬十月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

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乗唐丘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乗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鏁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壊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䕫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是歲莊宗滅蜀

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

交惡它國秉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六月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高季興既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輙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

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爲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劉訓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救之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

訓亦寢疾四月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　五月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君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

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六月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　秋七月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使　癸酉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革韋說之罪皆賜死

三年春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

郎汾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　夏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於吳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荆南以其子希範為監軍次沙頭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

廖匡齊出與之鬬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勲還匡齊贑人也　秋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　己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冬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吳主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夏四月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於石首高季興之叛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吴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又遺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脩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六月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内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罷荆南招討使

長興元年春三月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絶之吳遣兵擊之不克

三年春二月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為南平王

二年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遠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

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娱省刑薄賦境内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

黄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
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
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
身之有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求
援於荆南高從誨遺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
從誨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

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夏六月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　秋九月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冦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絶漢附於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

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為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乾祐元年夏六月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慰撫之

冬十一月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高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

從誨卒保融知留後　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為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冬十月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

徐氏篡吳

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温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

渥必不能容令賜汝為子温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温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温温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温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温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嘗謂温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元年楊行密以其子牙内諸軍使渥為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温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

必姦臣之謀他日相台非温使者及王令書慎無聚来

渥泣謝而行

昭宣帝天祐二年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名渥隱性惷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温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

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恐死待之可求與徐温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温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　冬十月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以渥為淮南留後　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

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三年夏四月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為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　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為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　秋七月秦裴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

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九月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裴為洪州制置使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王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綦章將兵屯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

謀於綦章曰馬公寛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犇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犇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温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横陵蔑勲舊顥温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内

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為射場顥温由是無所憚渥之鎮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温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别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勍等飲酒祐數思勍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温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温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

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撾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温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二年夏五月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温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弑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

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
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
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
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為公
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
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
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
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

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張顥以徐溫為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為公

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説承嗣曰顗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顗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顗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顗及承嗣俱詣温可求瞋目責温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温謝曰苟諸公見容温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顗知

可求陰附温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顗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温與可求謀誅顗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為佐監門衛將軍温使親將彭城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為誓丁亥旦直入斬顗於牙堂并其親近温始暴顗弑君之罪轘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

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冲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温曰張顥弒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顥與温謀弒威王温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温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温為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温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决焉以嚴可求為揚州司馬温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决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戮酷濫

縱親兵剽奪市里温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暴舉大綱軍民安之温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秋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鍾泰章賞薄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温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温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刺史　是歲弘

農王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三年春二月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四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

乾化二年春三月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

大功以徐温自牙將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温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温使玠説遇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温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於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　夏五月李遇少子為淮南

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溫使典客何蕘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蕘以徇不然隨蕘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溫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

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横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為腹心仁裕彭城人宗漣水人也　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威由是為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温温將討之威幕客黄訥説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悦

服由是人皆重温訥蘇州人也温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温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温遣威雅還鎮均王貞明元年夏四月吳徐温以其子牙内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内外馬步諸軍副使　秋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温為管内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

訓居廣陵秉政

四年夏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

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檛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名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劒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劒授左右刁彦能使追殺之彦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劒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

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幬寵妓有絶色知訓過别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户内出妻陶氏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聲甚厲以

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鄣面走入内曰舅自為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劔將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温諸子皆弱温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

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知訓也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温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秋七月吴徐温入朝於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温怒稍解乃命綱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彦能屢

有諫書温賞之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内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温還鎮金陵摠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寛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托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

輕民甚苦之齊丘説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
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税悉輸縠
帛紬絹疋直千錢者當税三十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
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
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
齊丘而徐温惡之以為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
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
相向坐不時以鐵筯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

謀人莫得而知也　初吴徐温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吴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吴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温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吴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温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吴國以繫民望温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知

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五年吳徐温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

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臘用丑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為太妃以徐温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内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

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之孫也　秋七月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陽郡公潯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　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

冬十月出濛為楚州團練使

六年夏四月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温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温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五月温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温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温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已丑

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龍德元年冬十月吳徐温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温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

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秋七月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温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

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温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為右雄武大將軍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冬十月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徐温自金陵來朝先是温以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温名雨為水温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温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

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温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三年夏六月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温請以所生子為嗣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二年冬十月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

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温卒初温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温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温以知詢代知誥温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温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温凶問

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謚曰忠武

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 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為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十二月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為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為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為建安王

三年春正月吳王立子璉為江都王璘為江夏王璆為

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為南陽王　夏四月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為臨川王
四年秋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於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冬十月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

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乘用之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勲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

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吴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吴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

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太和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跪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長興元年春三月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冬十月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二年春二月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啟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

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秋九月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
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
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知詢遇
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
先王於地下乎　十一月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
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
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以其子兵部尚書

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内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内樞使以佐景通　十二月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三年春二月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秋八月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冬十一月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為大丞相太師加領德勝節度使知誥辭

丞相太師

四年夏五月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二月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

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勲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丘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

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　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夏六月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　秋七月吳徐知誥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冬十月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

錫辭不受　十一月徐知誥名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為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内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二年春三月吴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

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嘗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小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秋七月吳潤川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冬十月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

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戸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三月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　夏四月髙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　冬十一月癸巳吳主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

十二月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彊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勲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天意非人事也

二年春正月吴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
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
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内
樞判官黟人周廷玉為内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吴朝之
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戊子吴主使宜陽
王璪如西都冊命齊王王受冊赦境内冊王妃曰王后
　三月吴徐知誥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
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

后壬申更名誥　夏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秋七月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
誥讓不受　八月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午殺守
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以德勝節度使
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聞濛至將見
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
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于外送江都徐誥遣使
稱詔殺濛於采石追廢為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

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詔歸罪於悰貶池州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癸丑令謀卒　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

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證為江王徐知諤為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

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為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吴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勲並同平章事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愠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它州及斥遠吴太子璉絶其昏唐

主不從乙巳立王后宋氏爲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公以景遂爲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

三年春正月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

參判尚書都省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以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為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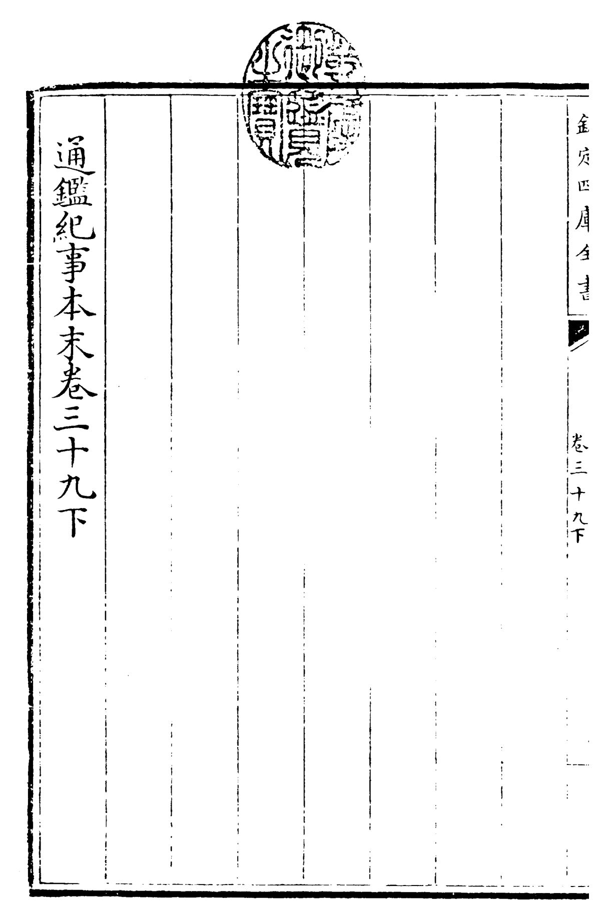
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冬十一月辛丑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　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為齊王

四年春正月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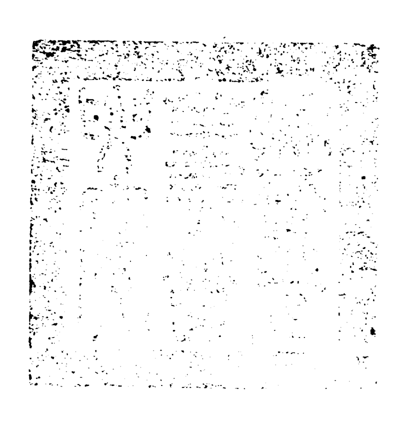
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李建勲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昪詔百官議

二祚合享禮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别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

又以歷年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廟號及謚　夏四月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王淦